

## 从参观《西汉南越王博物馆》看“赐赵为劳”的虚伪性

本人于二〇〇四年八月底因事到广州，九月八日下午专程前往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“西汉南越王博物馆”参观，历时两个多小时，既观文物，又翻阅介绍南越国史的史书，收益匪浅。但也感遗憾，本想从中找到我劳氏族间一些地方族谱说的“皇者赐赵佗季子赵森罕为劳”，“赵森罕年十八握兵权平南蛮”；“赵森罕助父归顺汉朝有功”等问题的答案，可始终未见蛛丝马迹。现就参观文物和阅读在馆内购到的中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张荣芳、广州市从事考古工作专家黄森章合著的《南越国史》，谈谈“赐赵为劳”的虚假性。

### （一）关于“赵佗季子赵森罕”的问题

从参观文物和阅读《南越国史》过程中，一直没有发现“赵森罕”此人，倒发现太子赵始。如是说：“一九八三年南越文王墓发掘后出土了‘太子’（注：即太子）龟钮金印、复斗钮玉印各一枚，《西汉南越王墓》的作者认为：如果太子确是赵始，这两枚‘太子’印当是赵始的遗物。”（《南越国史》111页），同页书中接着说：“赵佗时，曾立太子始，而这位太子也曾在打败安阳王的战争中立过功”。该书176页中还说：“由于赵佗享寿一百余岁，故其太子始等已先死去。赵佗死后，南越的王位由赵佗孙、史汉（注：史记、汉书）所载的‘赵胡’（注：即赵昧）继位，是为南越二主。”从出土文物太子印，及史书所述，只讲到太子赵始，并没有说及“季子赵森罕”，据此已十分清楚，说“皇者赐赵森罕姓劳”应是子虚乌有的，没有此人，何来赐姓？！

### （二）关于“赵森罕平南蛮”的问题

过去一些讹传的劳氏族谱，及至现在有的新编族谱，说什么“赵森罕因平南蛮有功，汉文帝赐姓劳。”果真有此事吗？要弄清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明白平南蛮是在那个朝代？按博物馆出售的《南越国史》18、24页记载，平南蛮是秦朝所为，始于公元前二一八年，结束于前二一四年。这怎么可能在秦朝平南蛮，到汉朝给记功，这是两个不同朝代的事。其次，书中只记载赵佗参加平南蛮，曰：“公元前二一八年，秦‘使尉（佗）、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’……”（25-26页）。没有说到赵森罕的大名。再次，还可从赵佗当时参加平南蛮的年龄，推算赵森罕有

多大，是否具备参战的条件。上书刊载：“汉武帝建元四年（前一三七年），赵佗去世。……享寿一百余岁……”（176页）假设佗寿102岁，应是前二三九年出生，平南蛮开始时21岁，结束是25岁，当佗有“季子赵森罕”，也是几岁小孩，怎么可能参加平南蛮，最多是做平南蛮游戏，怎能说他有功呢？持这种观点的人后又改口说他打长沙王而赐姓。但历史常识告诉人们，长沙是当时汉朝所封的领地，而汉文帝就那么笨蛋？打他领地的，不但无罪，反而记功赐姓？真令人难以理解。从上所述，“赵森罕平南蛮”是没有依据的，“有功”而赐姓更是站不住脚的。

### （三）关于赵森罕“助父归顺有功”问题

不仅是旧谱，而且有的新修族谱仍说：“南粤（注：应为越）王赵佗季子森罕，因平南蛮及助父归顺有功，汉文帝赐姓劳”。是否有赵森罕此人，上面第一点已经说了。但姑且不论，当他存在，且看他是否“助父归顺有功”？还是赵佗在汉朝使节陆贾的劝说下，顺应历史而归顺汉朝的。《南越国史》文中说，陆贾两次出使南越，劝说赵佗归顺汉朝的概况，文曰：“汉高祖十一年，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，‘立佗为南越王’，与剖符通使，使和辑百粤，毋为南边害。……赵佗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关系的人，他听从陆贾的劝说，接受了汉朝的南越王的封号，臣服于汉”（381页）根本没有说到“赵森罕助父归顺”之事。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在汉文帝时期，文又曰：“赵、陆见面后，史称陆贾‘宣朝廷德意’，之后，即是交了文帝的诏书，‘劝佗内附’。……于是他为‘为书谢’。……表示从今之后去帝号而对汉称臣，‘愿长为藩臣，奉献职’；并表示通令全国”（173-174页）也没有见到赵森罕的影子，那里来个“助父归顺有功”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

综观上述三方面所列的史实证明，所谓南越王赵佗季子森罕，因为平南蛮及助父归顺有功，汉文帝赐姓劳，是不能成立的，是虚假的。但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劳氏族谱，多少年来，甚至现在有的新修族谱，依然振振有词如此说呢？据一些讹传的劳氏族谱中“受姓之由”说，森罕被赐姓劳，是怎样传下来的呢？曰：“佗之十三世孙裕南得于祖考口授乃笔之以记其授姓之由”。这如果属实的话，问题非常清楚了，劳氏在姓源问题上之所以闹得稀里糊涂，广大宗亲一直受蒙蔽，相信以讹传讹的，世系所托的族谱，而不相信国家正版姓氏著作，迄今有的新编的

族谱，还公然否定“宗传东鲁”为劳氏姓源的宗祠楹联，那些编者们坚持说：“我们……这支劳氏，多数人认为是汉文帝赐姓森罕得来的。”这个千古讹传之迷，其根源就在于“佗之十三世孙裕南得于祖考口授乃笔之……”把水搞混，一直祸害至今天。可也奇怪，我们劳氏中的一些编谱精英，宁愿听异姓人如“佗之十三世裕南”及赵英华等所言，视为金口玉言，把其作为劳氏姓源的佐证，而宗亲中有识之士所说的符合史实、合乎正史的话，作为耳边风，听不进，一意按照所谓祖传的孤行，继续蒙蔽宗亲。还提出一种歪理论，说什么“如果正史没有的事，野史作为正史的补充。”不管这些野史是否符合史实，一律作为补充。且曲解为“理论与实际统一”。真是怪哉怪哉！这样编写出来的“新谱”，怎么能做到正本清源，团结全族，指引宗亲为共同事业而奋斗。

**撰稿者：劳世林**（简介已上述）